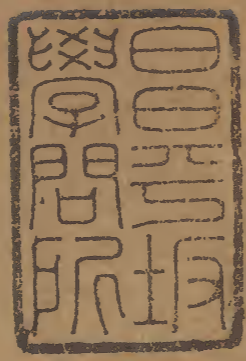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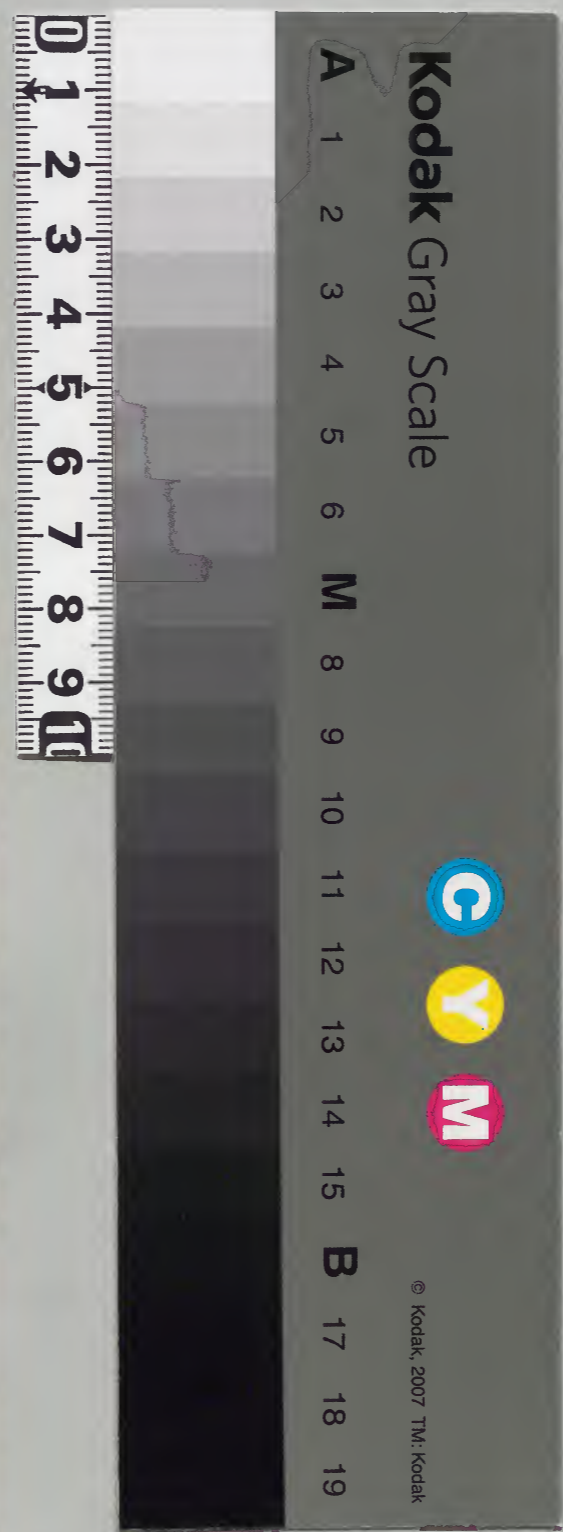
狀元策 二卷下



| | | |
|------|----|----|
| 漢書門 | | |
| 三八五七 | 九八 | 一〇 |
| 號 | 函 | 架 |
| 類 | 冊 | 冊 |

| | | |
|------|----|---|
| 內閣文庫 | | |
| 三八五七 | 五六 | 三 |
| 號 | 冊 | 函 |
| 類 | 冊 | 冊 |

| | | |
|------|-----|-------|
| 內閣文庫 | | |
| 番號 | 漢 | 3857 |
| 冊數 | 6 | (6) |
| 函號 | 363 | 23 |



丙辰科弘治九年

皇帝制曰朕惟若人者必有功德以被天下綱共三不可諱

于斯二者何先夫非學則無以成德非政則無以著功論者或謂帝王之學不在文義或謂天子之儉德乃其末節或謂人主不親細事或謂聖王不勤遠畧是宜有大于此矣然則其所當務者何居一帝王之德所學者何事二帝王之政所見者何功漢唐宋代有令君而功德鮮備躬行德化者經制或不定民安吏稱者德教或不純或四夷服從而大綱不正或仁厚立國而武略不競是學與政各有可議者其得失何如我

太祖高皇帝

太宗文皇帝神功聖德冠絕古今

列聖相承繼志述事各臻其盛所以致此者何由朕嗣承大統圖
底治平茲欲守宋臣所進之五規去唐相所陳之九弊行漢
儒所對之三策以上追古帝王庶無愧于我
祖宗功德之大其所為根抵者何在予諸生學道抱藝而來皆志
于世用宜有以佐朕者試悉陳之朕將體而行焉

臣朱希周

臣對臣聞帝王之為治有體有用德與功之謂也德以學成
而為治之體功以政著而為治之用二者可相有而不可相
無者也蓋帝王未嘗有無功之德亦未嘗有無德之功德而
無功有體而無用者也功而無德有用而無體者也體不立
用不備皆不可以言天下之治然于此又有說焉德之淺深
由乎學之精粗功之大小繫於政之純駁帝王之德天下之

大德也帝王之功天下之大功也然則帝王之學與政亦獨
非天下之大而可以小視乎哉故有志于功德者必以學政
為務而從事于學與政者亦必有所當務苟不知務其大而
專事其小則其學也支離偏曲而不足以成大德其政也瑣
屑細碎而不足以著大功尚何天下之治之足云乎哉由是
論之則二帝三王之所以功德薰隆漢唐宋之所以功德鮮
備及我

聖祖

神宗之所以上追帝王而下軋漢唐宋者槩可得而知矣欽惟
皇帝陛下有生知安行之資有持盈守成之道
深仁厚澤浹洽于人心

盛烈豐功覆冒于天下而猶

体道謙冲惟日不足廼于

萬幾之暇特進臣等于

廷俯賜

清問講求至理必欲追唐虞三代之盛治紹

祖宗

列聖之洪猷而舍漢唐宋于不為甚盛心也臣荷

國家作育之恩預有司薦拔之列敢不勉竭愚衷以對揚

休命之萬一乎臣惟天降下民而作之君人君以一身為天下

民物之主其勢亦尊矣其責亦重矣其所以治天下者豈苟

然哉蓋必有帥天下之德以立治之体必有安天下之功以

達治之用有其功無其德則教化不成風俗不厚雖使戡定

禍亂臣伏四夷國本無自而立也有其德無其功則紀綱不

立威令不行雖使仁心洋溢仁聞宣昭國勢無自而張也二

者或闕其一雖欲言治皆苟而已然究其緩急之序度其輕

重之宜德成而功著者有矣德不成而欲其功之尊不可得

也體立而用行者有矣体不立而欲其用之行不可得也故

善為治者必由体以達用善言治者必先德而後功至于推

本而言則德不能以徒成其成也在乎學學則有講習討論

之事省察克治之功所以培養乎其德者也功不能以苟著

其著也在乎政政則綱紀文章之事法度品式之施所以充

積乎其功者也顧帝王之學與常布之士不同帝王之政與

有司之職亦異試以古人之言論之好文盛事也而程頤則

謂帝王之學不在文義蓋經世大法備載方冊務得其要措

之事業斯其為大者耳尋章摘句何足尚耶崇儉美德也而

柳公權則謂天子之儉乃其末節蓋親賢人退不肖納諫諍
明賞罰斯其爲大者耳片長寸善何足多耶躬親庶政者人
皆以爲勤而杜黃裳乃有人主不親細事之說蓋其大者慎
選賢才以分其任而已若庶務之煩則錢穀責內史獄訟責
廷尉何必事事而親之哉威靈及遠者人皆以爲武而胡寅
乃有聖王不勤遠畧之議蓋其大者專務治內以固其本而
已若夷狄之性則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何必人人而服之哉
夫知其大者之所當務則其小者有不足務矣試以古人之
事論之功德兼隆者莫若二帝三王其見于書則堯之欽明
文思舜之溫恭允塞禹之彛倫攸叙湯之人紀肇修文武之
純亦不已建其有極德莫有大焉者矣原其所以爲學則雖
不必學知利行而執中之傳精一之訓善言之樂聞明命之

顧諟以至敬止之詩卅書之戒一皆身心性命之理而非學
之小者也凡若此者何莫而非德之所自耶堯之敬天勤民
舜之設官分職禹之修和府事湯之子惠困穷文武之咸和
萬民大賚四海政莫有大焉者矣要其所以爲功則雖不必
家賜人益而黎民之於變四方之風動萬世之求賴兆民之
永懷以至萬邦之作享萬姓之悅服一皆彌綸參贊之業而
非功之小者也凡若此者何莫而非政之所致耶三代而下
稱盛治者以漢唐宋爲首其間創業之英君守成之令主代
不乏人然而有德者或闕于功有功者或闕于德漢之文帝
化民以躬率下以德唐乎德之純矣而禮樂未興王昶未以
迹其所爲多失之因循而不能革嬴秦之陋宣帝吏稱其職
民安其業庶乎功之美矣而專事刑名雜用王霸考其所存

一出于奇察而卒以恭元成之乱單于稽顙絕域奉貢唐太
宗之四夷服從功可嘉也推乎人倫之間內多慚德陷父不
義而父子之道推刃同而兄弟之恩薄大綱已甚不正
矣事周后如母少帝如子宋太祖之仁厚立國德可尚也
惜乎兵權既收緩無備其始雖足以戢姦雄之變其後漸
無以禦外敵之驕武畧已微不競矣徒知文帝太祖德優于
功宣帝太宗功優于德求其功德兼隆者未之聞焉所以然
者蓋以言乎學不過從事虛文而無修身之大要故功雖小
著而不足以成其德用雖行而体則缺矣以言乎政不過補
塞罅漏而無經世之遠圖政德雖小成而不足以著其功体
雖立而用則闕矣其不能企及乎唐虞三代之治安足怪哉
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恭

天成命肇造洪業用夏變夷復綱常于淪斃之後除殘去暴拯生
靈于塗炭之餘

太宗文皇帝定制兩京光前裕後振兵威于四夷而

聖武之布昭明理學于萬方而

王化之覃被其德之大也無異于二帝三王之德其功之大也實
倍于二帝三王之功自是以來

聖聖相承

仁宗昭皇帝勵志圖治推誠任人

宣宗章皇帝博典綏猷立法垂訓

英宗睿皇帝剛明獨斷奮發有為

憲宗純皇帝聖孝昭彰至仁不殺皆善繼

祖宗之志而奉承之無間皆善述

祖宗之事而遵守之無遺所以致此者固非言語之所能形容要

亦不出乎學與政而已蓋其為學一帝王之大道而非章句

文義之間其為政一帝王之大法而非制度文為之末臣請舉

聖學之一二言之疏尚書洪範于

座右書大學衍義于廡間表章六經以發聖賢之蘊奧採撫羣

言以明性理之淵微此

祖宗之學也

列聖繼之數御

經筵躬親著述備人極于

五倫之書詳君道于

文華之訓何莫而非學之大者哉臣請舉

聖政之一二言之禮正百官樂成九奏用人有道而諉說為之不

行馭戎有法而強虜為之遠遁此

祖宗之政也

列聖繼之或詢民隱而急農事或減稅歛而輕刑罰或創課種備

荒之制或加宣聖樂舞之儀何莫而非政之大者哉

功德之大

繼述之隆有由然矣今

際下當累世熙洽之時纂隆古文明之治方有擇于近代之君而

不為顧有取于近代之臣而不棄豈不以言近指遠登高自

卑姑舉其必可行之端以示其大有為之志乎昔宋司馬光

之于仁宗嘗進五規一曰保業二曰惜時三曰遠謀四曰謹

微五曰務實誠不可以守也唐陸贄之于德宗嘗陳九弊

謂好勝人耻聞過聘辨給眩聰明厲威嚴恣剛愎六者君之
弊諂諛顧望畏悞三者臣之弊誠不可以不去也漢董仲舒
之于武帝嘗對三策其一則正君心以正四方立教化以防
萬民其二則欲置明師以養士責大臣以求賢其三則欲定
法制以革奢靡持一統以息邪說誠不可以不行也此三言
者皆該學政之兩端合體于一致天下之治實不外是苟
徒慕其言而不究其根柢之所在則守之者無法去之者無
術行之者無具亦何以遠追帝王逝法

祖宗而大其功德于天下即是故

祖宗之德大矣而其所繇成者在乎學今日欲則之

祖宗之功者可不自政始乎

陛下之所以為學亦惟即三聖之言而排之戒謹不睹恐懼不聞

傲畏于獨知之地不以暗昧而或欺者察于方動之幾不以
細微而或忽則五規之所自守者在是矣善與人同改過不
吝不知有餘存已不足在人不必得為在已失為在人則九
弊之所自去者在是矣體天心以為心法天道以立道窮理
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究治亂興衰之源謹動靜云為之
際則三策之所自行者在是矣如是而德不大者未之有也
陛下之所以為政亦惟舉三臣之言而措之致治于未亂保邦于
未危務勤勞而戒驕惰畏天命而悲人窮拔本塞源以防禍
患之前循名責實以立政治之本則得于五規之遺意矣遠
邇後之人通端首之士溫辭色以盡下情賞諫爭以開言路
言之善者采之而不棄言之未善者容之而不責則得乎九
弊之深戒矣大綱正而萬目張一法行而百度舉因革損益

各適其宜先後緩急各循其序不牽滯于後世駁雜之政不
遷改于流俗因循之論則得乎三策之大要矣如是而功不
夫者未之有也夫學之與政固不可以偏廢然不先之以學
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凡天下之事不知何
者為是何者為非而是非或至于混淆凡天下之人不知何
者為正何者為邪而邪正或至于錯雜亦何以為政于天下
哉此古之善為治者所以不徒恃乎政而必有學以為之本
也若夫為學之事臣前以論之矣而所以為其事者亦有道
焉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蓋心者人之神明
所以具衆理者在是所以應萬事者在是放心不求則外有
講學之名而內無自得之實雖曰從事于學而亦安能有所
發明耶臣願

陛下堅持此心不為外誘之所移善養此心不為物欲之所累注
之以敬守之以勤亡者操之而使存出者約之而使入勿貳
以二勿參以三勿一暴而十寒勿朝作而暮輟則志氣清明
義理昭著會之于心而默識心融體之于身而躬行實踐為
學之功盡善全美而無罅隙之可議矣學既至則政無不備
體既立則刑無不行由是功德之大遠可以追帝王近可以配
祖宗而凡近代之君小康之治有不足言矣臣道不足以明體藝
不足以適用然今日之所陳者一皆聖賢之明訓先儒之格
言而非敢以私見臆說進也惟
陛下採納而施行之則天下幸甚萬世幸甚臣干冒
天威不勝戰慄之至臣謹對

既祭而食外之持小樂之亦不致言矣豈不亦以則置事
謂即其地用無不計由是心蘇之大容何以聖帝王與以頭
學以心書者全其而無制之何難矣學聖至以既無不計
美則和音會之十心而然難必難難之于良而浪亦實知為
以二心為以三心一舉而下寒以博升而慕神限亦康素限
之以其官之以世才其難之而對其出昔然之而與人成有
斯不至其此少不為也其之而難善泰此功不為也其之而難善

癸丑科弘治六年

皇帝制曰朕惟三代而下論守成之君必以漢文帝為首史稱其
時海內殷富興于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朕嘗慕之不知
文帝何修而能得此考之當時或賜民田租之半或盡除之
殷富之效蓋出于此然貢助徹之法雖三代亦所嘗行而况
于漢乎使除田租則當時宗廟之祭祀百官之俸給四夷之
征伐皆不可已者將何以給用度乎仰惟

皇祖肇造區夏罔不臣服百一十餘年以來生齒益繁疆域益廣
非前代所及今歲郡縣上版籍于戶部其數具存可謂庶矣
休養生息之餘宜其富而可教也然聞閭巷田野之間不免
凍餒無聊之嘆且頃因水旱河決之患尤多流移失業之人
安在其為富也是以勸諭雖切而循理者尚少赦宥雖頻而

狀元錄

卷二

六

犯法者愈甚又安在其為可教也夫衣食不足則禮義不興而民輕犯乎刑辟亦勢之所必至者其將何以處之蓋古之御天下者既庶必有富之之術既富必有教之之方特患不能行之耳朕承

祖宗鴻業圖惟治道每有志于隆古帝王之盛不但文帝而已爾諸生抱道而來將見于用其于庶富教三者先後本末凡古人之成效今日之急務悉心以陳朕將親覽焉

臣毛澄

臣對臣聞有天下者思有以安天下必思所以安天下蓋天下之民固人君之所當安而民之所以安非人君以一身為天下先不可也故必在我者無所厲乎民乃可以富民于既庶之餘又必在我者有足法于民乃可以教民于既富之後

庶且富焉則道之者至而民固或千正此古之帝王所以躋一世于阜成作百王之模範而三代以下若漢之文帝其亦可謂庶幾乎此焉者矣欽惟

皇帝陛下撫盈成之運當鼎盛之年聰睿有臨得之天縱日月所照悉歸版圖所謂能致之資必致之勢蓋兼而有之矣如臣等一介草茅未諳治體迂踈之論豈足以仰裨

德業之隆而

明命下臨天章煥爛詢及乎庶富教之事真誠懇惻曾無一毫自大自滿之心臣伏而讀之有以見

陛下克讓如唐堯好生若虞舜足以荷天眷之休足以承

祖業之重足以為億兆之

君師而無歎也。三復故歎之餘，敢不竭其愚衷而對揚萬一乎。臣
惟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寄以三事。曰：庶曰富，曰教而已。庶
而不富，則無以厚民生；富而不教，則無以正民德。斯誠治道
之不可缺者。君人者，于此有失得而治效之隆替隨之。故自
昔守成之君，夏有啓、商有高宗、周有成康，降是而下，則皆有
漢文帝誠如

聖策之所云者，然較諸古之帝王，則其德之醇疵、治之大小，不能
無所分辨而

聖心嘗慕之者，所謂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而况善
之在文帝，其可取者尤非止于一端也。觀其席高祖新造之
基，啓西京近古之治家，無不給人無不足而殷富之效臻，吏
安其官，民樂其業，而醇厚之風作，兵革庶乎不試，刑辟幾于

不用，所以然者，蓋不惟其時爲守令于郡縣者尚寬平而崇
德化，亦以其修于身而後施諸天下。凡治本之所存，治具之
所出，咸槩得之。故其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稍有不便，輒弛以
利民；欲作露臺，召匠計直，一聞百金之費，則惜而不爲；衣則
弋綿也，履則韋爲也，集囊爲帷也，編蒲爲席也，所幸夫人衣
不曳地也，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鐵爲飾也。欲厚風
俗，則止畱夫之拜，除誹謗之法，欲恤民隱，則今年議賑貸，明
年減田租，詔舉賢良而求直言之士，躬耕籍田以先務本之
民，時有獻千里馬者，輒下詔卻而不受。陳武建征伐之議，則
曰：念不到此也。賈生陳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之請，則曰：未
遑也。即此類而推之，則其時宗廟非無祭祀之禮也，百官非
無俸給之需也，四夷非無征伐之費也，上有節儉之君，下無

侈靡之習儲蓄于公私者取之不窮應辦夫緩急者度其可
繼田租雖除用度自給無可疑者不然何貢助徹之法雖三
代亦所常行而漢乃有蠲賦之年哉我

太祖高皇帝備自古帝王之德膺

上天曆數之歸汎掃胡元輯寧中夏尺地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
列聖相承

仁恩四洽百二十餘年生齒之繁疆域之廣益加于前漢唐方
身之際晉宋未遷之先莫盛于

今日者仰惟

陛下蒞祚之初廣離照之明奮乾剛之斷威福作于惟辟政事修
以及時刑獄不煩而法吏無私名器不濫而士風以正罷無
名之征歛停不急之造作車奢僭之陋習放淫哇之邪聲利

無不興弊無不去蓋于

聖祖之良法遵用之也無遺而于

聖祖之美意奉承之也無間是以萬方之大兆民之衆衣食足而
惟然于仰事俯育之天禮義興而勃然于改過遷善之地四
序調于上萬物和于下雋賢熙載戎夷嚮風此豈無自然而然
哉良由

陛下之所以富教斯民者不徒崇富教之具而又端一身以爲富
教之本故也然天下之大人君不能以獨治必有分其任者
邇年以來爲

陛下分富民之任者非無其人也而求其催科弗急加意于民情
之休戚者其人鮮矣爲

陛下分教民之任者非無其人也而求其化導不倦究心乎民俗

之淳漓者其人亦鮮矣夫爲

陛下富民者既非其人則雖無水旱河決之患而民之流移失業者猶或有之况復罹此患耶然則何怪乎閭巷之間不能無凍餒田野之內未免于無聊哉夫爲

陛下教民者既非其人則雖無凍餒無聊之困而民之作奸犯科者猶或有之况復值茲困耶然則何怪乎勸諭切而循理者少赦宥頻而犯法者甚哉蓋饑寒切身則行其禽獸利欲汨志則命同螻蟻凡民之情大抵然也衣食不足則禮義之不興也固宜禮義不興則其刑辟之輕犯也亦宜矣爲今之計慮之不可不早而處之不可不善慮之早則無以病于方來處之善則有以補乎既往若不以其弊端所在而亟去之以銷斯民目前之患臣恐弊日以積患日以深而所以軫

淵衷之念于將來者安知不有甚于今日者耶然所以貽天下之患者人也而所以布天下之利者亦人也故不患民之不富而患在官者無富民之人使天下之爲有司者皆闢土勸耕之張墘也皆植桑訓織之范純仁也則于是衣食也何有衣食足而禮義不興者未之有也不患民之無教而患在官者無教民之人使天下之爲有司者皆閉閣思過之韓延壽也皆化民以德之仇香也則于興禮義也何有禮義興而刑辟輕犯者亦未之有也雖然民之不富固有司之責也而有司之不能富其民獨非擇有司與勸懲有司者之責歟民之無教固有司之責也而有司之不能教其民獨非擇有司與勸懲有司者之責歟蓋有司之將用其才與否秉銓衡者得擇之而有司之既用其才與否司考課者得勸懲之斯二者

朝廷託之重而有所恃者也必二者得人而後可以望有司之賢必有司皆賢而後可以求天下之治茲固勢之必然者而陛下以一人主天下民物于上則凡責之大臣責之有司者孰非陛下之所宜自責耶何者表之端者其影直源之潔者其流清陛下念民之未盡富而所以自奉者誠能節財儉用以示朴于天下則內外遠近無不體

聖心之崇素而一化于儉害財者皆不為而民可富矣况所謂大臣有司者能節用必能愛人孰忍孤

陛下富民之託哉

陛下念民之未盡教而所以自治者誠能克己慎足以立之于天

下則賢愚貴賤無不仰

聖德之罔愆而同歸于正喻分者皆不作而民可教矣况所謂大

臣有司者能成已能成物孰忍孤

陛下教民之託哉故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又曰君子之守

修其身而天下平此詩所以有其儀不忒正是四國之咏漢

董子之告君亦曰探其本必君身始蓋確乎不可坊也漢文

守成之善今日區處之宜見于

聖策之所先及者臣既述其事論其理如此竊窺

聖策至終篇見

陛下遠想古之帝王富天下有術而教天下有方思舉行之以繼

其治功之盛且于庶富教之三事責臣等悉心以陳其詳臣

之所欲言者上之所欲言者上之所陳已露悃悞敢復申其

說于

清問之下

卷之三十一
七十一
陛下幸無厭焉蓋古之御天下者既庶必思所以富之而制田里
薄賦歛則其富之之術也既富必思所以教之而設學校明
禮義則其教之之方也富之之術教之之方布在方策而後
世之所以治不古若豈獨富之者無術而教之者無方之過
哉顧爲治不能無法而用法不可無人苟非有文武之君文
武之臣決不能舉文武之政臣故僭言今日之患凡于

陛下承富教之託者宜任其咎而又不量淺深妄勸

陛下以其責臣下者反之以自責也至若庶矣而富富矣而教此
孔子所以告冉有者見于論語其說甚明而孟軻勸齊梁之
君行王者之政亦不過欲其乘地辟民聚之勢而養以農桑
繼以庠序初無異于孔氏之說然得道者多助而刑政之效
終不若德禮之深德教之行必始了巨室之慕亦孔孟之遺

論也故以先後言之則庶先乎富富先乎教而君身尤其所
先以本末言之則教本于富富本于庶而君身爲本之大身
也者萬事之根本萬化之權輿古之聖賢出處異時窮達異
地未嘗不慎重于斯而治之汲汲也故庶人微矣爲庶人者
且不可以不修身而况履帝位之尊一家近矣正一家者且
不可以不修身而况治天下之大苟所求于人者重而所以
自任者輕則君子病之

陛下以至儉崇養德之基以至仁立修道之教動靜存誠蚤夜居
敬其于正身以爲天下倡者蓋不可以有加矣而臣所以效忠

陛下者于此尤諄諄焉此固臣子望
君無已之心也臣不敢臆說請舉已然之跡徵之粵稽諸古教民
稼穡則稷爲之敬敷五教則契爲之夏之顛俊尊帝商之敷

求哲人文王用五人而有夏修和武王臣十人而萬姓悅服
 帝王之富教天下不獨恃乎已而必資乎人蓋如此然堯則
 峻德之克明舜則重華之協帝禹絕旨酒而拜昌言湯躋聖
 敬以懋厥德闢丕顯之謨者柔恭保民著丕承之烈者聰明
 作后帝王之富教天下不獨資乎人而必本諸身又如此我
 太祖高皇帝肇造鴻業久享天位所以立法貽謀為億萬載無疆
 之休者其盡善盡美不異古帝王所以富教天下之道而周
 密過之

陛下嗣守丕圖于茲六載

憂民朏切

降詔丁寧治之所期必欲追隆古帝王之盛而不滿乎漢文帝
 之為大哉

皇言偉哉

聖志臣知

陛下必能踐斯言于無負馴此志于不違而有以弘莫大之業也
 然不致力於本之所當先而徒盡心于末之所可後亦何由滿
 陛下之願哉故今日之務固多不可已者而在

陛下所安則自修身之外皆可緩議而徐圖之必也精擇善利勇
 決取舍超然遠覽深惟至計慕遠弗之為恭思儆戒之可樂
 兢兢如堯業業如舜克艱如禹符且如周亦臨亦保如文不
 泄不忘如武屏玩好而親經典逐邪佞而通端直畏天之命
 悉下之情審時之宜定

國之是凡

聖祖之所以作于前而傳于後

其意之宏深推致其利之

廣大志焉思繼事焉思

憲之書常在乎日操持

陛下蒞作之初而愈益勤勵

正心一云為無非善道况推無不準動無不化公卿勵其

職

朝守令勵其職于郡縣四海之內如風行草偃莫不順從凡

陛下之所憂于天下者不治而自治矣古人有言遵先王之法而

過者未之有也臣既以古人之成效可以為法于後世者略

陳于前又言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臣又以今日之

急務在于

陛下之一身者懇陳于後惓惓愚衷不外乎此惟在

陛下俯聽而用之耳蓋人主開求言之路必將有聽言之實人臣

遇得言之秋不可無獻言之誠昔之愛君者其言若此臣嘗

謂之以自警天幸遇其秋于肝言之

朝而不獻其誠于聽言之

主是負所忘于平日也故雖言無可采不敢不盡然

睿覽之下倘以其得千慮之一而不忍棄焉則豈特臣之慶

幸哉臣干冒

天威無任戰慄殫越之至臣謹對

天命嗣守

祖宗鴻基宵旰孳孳思盡宗子之責比隆古之聖帝明王其行之序自何而始歟子諸生飽經餼史以待問必有灼然之見其詳著于篇朕將親覽焉

臣錢福

臣對臣聞人君盡代天之責以成配天之治者皆一心之用也蓋心者天之所以與我者也天下者天之所以責我者也夫不能自養乎民而責我以養天不能自教乎民而責我以教所以與我者與人同而所以責乎我者獨備故凡所以教養乎天下者必反而求之于心天下雖大一心運之而有餘矣苟不求之天之所以與我之心而徒務于責我者之事則爲之而不得其本施之而不得其序養民雖動而終非仁心

實惠之寓教民雖悉而終非躬行心得之惟欲天下民物之各得其所亦難矣天下之有一不得其所則天之所以責我者不能盡是天地自天地民物自民物而吾身自吾身尚得爲天地之宗子乎哉天如此其高地如此其厚而吾之治如此其小尚得爲配天之治乎哉書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易曰治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皆言人君受天與之全任天責之重必當盡是責以成是治也然要其所以爲之者豈出于一心之外哉即是而觀則唐堯虞舜夏禹商湯周武之底于盛治漢唐宋之僅爲小康與今日之欲比隆前古者蓋必有說矣洪惟皇帝陛下鍾天地之粹氣稟天地之全德以撫有普天率土之人民臨御以來勵精圖治凡可以當天心慰人望者無所不用其極

誠可謂大有為之君

君可謂善繼述之

宗子矣然乃不自滿足首進臣等于

廷詢之以父母宗子之責且謂儒者之道以位天地育萬物參

天地贊化育為極至而求行之之序所自始焉臣有以見

陛下之心真知儒道之至重深圖君責之惟艱直欲無一念之愧

乎天無一事之愧乎古無一制度無一政令之不得其宜無

一制度無一政令之不得其宜無一民一物之不被其澤而

後已顧臣愚昧何足以知之然于乾坤之間得與胞與之列

廁名為儒久荷

教育竊有志乎聖賢之學其于參贊之功家相之事雖不敢與

聞而所得于天以生之理為心之所固有者固不容諉于不

知矣敢不援經摘史為

陛下陳之臣惟天子父天母地而為之子云者此漢儒班固之言

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云者此宋儒張載之言也蓋天下之

理未嘗不一而天下之分未嘗不殊故自天地而言則君為

天之子對民物而言則君又為天地之宗子獨不觀諸家乎

一家之中凡繼其祖者均得稱為宗凡繼其宗者均得稱為

子惟宗子則上承宗祧下合宗族而獨得謂之宗子故冠婚

必告之而莫敢專祭祀必主之而莫敢僭富貴必保之而莫

敢加豈故以是而尊宗子哉誠以父母所遺之體賴宗子以

養父母所遺之業賴宗子以教宗子之所在即父母之所在

自不得不以父母尊之也天下之眾凡稟氣于天者均得父

稱乎天凡賦形于地者均得母稱乎地惟大君則繼承天地

統理民物而獨得為天地之宗子故謂其所居之位曰天位
謂其所享之祿曰天祿謂其所都之邑曰天邑亦豈故以是
而尊大君哉誠以天地所與之形賴大君以養大地所與之
性賴大君以教大君之所在即天地之所在自不得不以天
地尊之也向使為家之宗子者不能教養乎家而家之人有
不得其所則一家得以尤之而宗子亦何以逃其責于父母
哉為天地之宗子者不能教養乎天下而天下之人有不得
其所則天下得以望之而天子亦何以辭其責于天地哉試
以唐虞三代之君天下者言之其養民則敬授人時播時百
穀六府孔修輯寧邦家大賚四海也其教民則協和萬邦慎
徽五典文命四敷克綏厥猷重民五教也其為治效則或替
其如天或美其風動或稱其天廸或以為格于皇天或以為

配天其澤也其于代天之工皆能大有所為而宗子之責無
不盡也以漢唐宋之君天下者言之其養民則有籍田代田
之詔有口分世業之法民籍以定經界以均其教民則石渠
白虎之講說弘文廣文之招延博學宏詞之有試看詳學制
之有議其為治效則或雜伯或雜夷或偏安不振不盡民力
者不能免向隅之泣與民休息者不能徭役之勞寬厚待民
者不能免閭里之怨嘆尊師重傅而從事乎章句訓誥之文
大召名儒而無以變風雲月露之態崇尚理學而無以革詞
賦浮靡之習其于代天之功雖或有所為而宗子之責則不
能以皆盡也夫其為宗子之責本同為治之制度政令亦畧
同而治效所至乃若是懸絕者豈世道之降端使然哉臣嘗
求其故矣曰欽明文思曰濬哲文明曰克勤克儉曰克寬克

仁曰執競維烈此其心純乎天天地民物皆其度內所以立
制度行政令而教養乎天下者皆心之所爲用也或恭儉是
尚而學宗黃老或經術是尚而性多偏察欲行仁義者大倫
或已虧仁厚有餘者剛斷或不艾則其心爲私欲所雜而不
知民胞物與之義雖有制度之立政令之行不過虛文美觀
以爲教養之具惡能盡其心之用哉若夫位天地育萬物參
天地贊化育云者此則子思之言而亦張載之意也蓋人之
一身與天地並立而爲三分雖有高下大小之不同而理氣
之貫通者未嘗有間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而天地位
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而萬物育吾能位天地育萬物
則化育之大吾得而贊之天地之高厚吾得而參之儒者之
道必極于此而後可以爲人尤必極于此而後可以爲君可

以爲宗子也唐虞三代能盡宗子之責者此也漢唐宋有宗
子之責而未盡者則未極于此也然此豈可以矯僞爲亦豈
可以旦夕致哉必自戒懼而約之以至于至靜之中無少偏
倚而其守不失則有以致吾心之中而天地之所由以位也
自慎獨而精之以至于應物之際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
有以致吾心之一而萬物之所由以育也張載亦曰存心養
性爲匪懈邦戒懼之事也曰不愧屋漏爲無忝即慎獨之事
也此欲盡宗子之責者所當知而

今日行之之序所自始焉者也臣草茅跡賤未嘗入侍帷幄親承
旒宸以仰窺所謂戒懼慎獨之功然讀惻隱燮燮變之論知
陛下有畏天命之心觀守成由舊之政知

陛下有畏

祖宗之心至于人方之進退奏疏之可否有以知
陛下有畏公議之心畏之一言戒懼慎獨之明驗也而臣猶諄諄
言之不置者誠以矜持于天下耳目所共及者易為力存省
于一已耳目所不及者難為功伏願

陛下于萬幾方暇之際一念未萌之時雖不必明堂聽政也而正
衣冠尊瞻視儼乎如百官之臨雖不必宣室政齊也而定思
慮絕嗜慾凜乎如上帝之對使本源澄徹如明鏡止水照之
而無不見使方寸軒豁如空谷虛室納之而無不容及夫卒
然之頃一念之萌又必察其果出于天理之公而天下民物
所同欲乎則毅然行之惟恐其不力果出于人欲之私而天
下民物所共惡乎則斷然去之惟恐其不至愛憎之動則察
其所愛而欲近之與所憎而欲遠之者何人喜懼之發則察

其所喜而樂為與所懼而不敢為者何事母曰九重之邃一
念之差人不得而知也天下之視聽于是而在焉母曰五位
之尊一事之失人不得而非也神明之昭鑒于是乎存焉斯
可謂之戒懼慎獨而天之所以與我者為無欺矣由是推之
以立制度則制度之立此心也推之以行政令則政令之行
此心也推是心以養民自有以著保惠賑恤之實推是心以
教民自有以為轉移感動之機至于一法之廢興則曰吾為
天守法非吾所得而輕變也一錢之出納則曰吾為天惜財
非吾所得而妄費也一官之命則曰此天之所以命有德者
吾不得而專也一刑之用則曰此天之所以討有罪者吾不
得而私也凡吾

祖宗之所貽謀者期之于必行凡古帝王之所垂法者期之于可

行斯可謂之善教善養而天之所以予我者爲無負矣如是而稱爲天地之宗子真所謂踐形惟肖者矣真所謂聖其合德者矣代天之功烏有不盡配天之治烏有不成儒者之道烏有不極其至哉然臣又聞之周公之告成王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言始之不可不謹也伊尹之告太甲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言終之不可不謹也凡臣之所以爲

陛下講始者皆

陛下之所當自貽者也日新之功獨不當加之意乎夫難操而易舍者心也難成而易弛者治也

陛下于今日之所言試以質諸他日之所言者果有異乎今日之所爲試以質諸他日之所爲者果有異乎保守于盈成之間而儆戒于宴安之後持循于奮迅之餘而馴致乎久大之盛則所以代乎天者有自強不息之功所以配乎天者有純亦不已之妙天下之所戴以爲

大君所賴以爲

宗子父真足以比隆唐虞三代而不愧矣臣請以是爲終篇獻臣不勝懇切忠愛之至臣謹對

極而弛理勢自然

祖宗良法美意豈能悉祗承而無弊乎肆朕倦倦以法祖為念欲俾內外百司羣工庶職咸思奮庸熙載恪守

典訓而慎行之毋滋偏失不舉名存實喪之議用期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中國尊而四夷服風雨時而嘉祥至諒必有道矣爾諸生皆學古通今有志于用世者其各直述以對毋有所隱朕親覽焉

臣 費宏

臣對臣聞帝王之御天下也有致治之道有保治之道致道之道存乎法保治之道存乎勤非法無以維天下之勢非勤無以守天下之法故創造丕圖者必立法以貽孫謀嗣守鴻業者必憂勤以繩祖武曰紀綱曰統體曰制度皆法之具也

而興滯補弊則勤之實耳創之者以法則國勢尊嚴而有以成長治之業守之者以勤則法度修舉而有以躋至治之休帝王御天下之道夫豈有外于此乎夏商周之治所以卓冠于千古以其創之者其法善而守之者其志勤也漢唐宋所以不逮者庸非創之者其法有未善而守之者其功有未至歟恭惟

皇帝陛下年當鼎盛運撫盈成未爽臨朝惟

祖宗之法是遵甲夜視事惟

祖宗之法是鑒

臨御以來于茲二紀賢才皆已舉用海內皆已無虞保治之道蓋已默得于

聖心之妙矣猶不自足乃于

萬幾之暇

廷集多士諮諏治道首舉三代漢唐宋之創業者而欲聞其紀綱統體制度得失之詳中舉三代漢唐宋之守成者而欲究夫奮勵有爲功業可稱之實末復以

祖宗列聖之所以創守爲言而慮夫成法之弊且倦倦以法祖爲念期于吏稱民安中國尊而四夷服風雨時而嘉祥至臣伏而讀之有以見

陛下知創業之惟艱念守成之不易而欲保熙皞之治無窮也臣請稽之經訂之史按之當今之務爲

陛下陳之

陛下幸垂聽焉臣聞天下重器也創之至艱守之至艱創之而不知所以創之之道則無以垂治于百王守之而不知所以守

之之道則無以保治于萬世創之之道無他焉臣前所謂法是已守之之道無他焉臣前所謂勤是已蓋法者維持天下之具故帝王創業必建立紀綱經畫統體條陳制度以盡天一之法以貽子孫之謀以爲長治久安之策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彼此相維內外相制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者紀綱之謂也或尚寬大或尚嚴明以此而始以此而終不朝文而暮質以自潰亂者統體之謂也治教禮樂田賦兵刑之類所以經緯天地黼黻民物者制度之謂也然先王之法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耗而不行守成者欲保盈成以躋至治又必勤勵不息興其滯以補其弊然後天下之法可以施諸罔極先王之澤可以被及斯民而世爲有道之國矣臣請以創之之法言之禹之造夏有典則以名子孫觀其文命四敷

聲教四訖則有以立乎紀綱政尚忠朴治先勤儉則有以定乎體統至于建官二百肉辟三千設六師以討罪辨三壤以成賦天秩有禮大夏有樂教民以序正朔以寅其制度又無不備禹之立法貽謀其善如此夏之治安于此乎致矣湯之造商昭大德以裕後昆觀其肇修人紀而九有有截則紀綱以立代虐以寬而兆民允懷則體統以定至于建二相以總百官制官刑以儆有位公田藉而不稅大輅質而得中國老養于右學庶老養于左學其制度亦無不備湯之立法貽謀其善如此商之治安于此乎致矣若夫周之文武啓佑後人咸正罔缺風化基于關雎內庭屬于冢宰樞機周密有以爲四方之綱明德而不敢忽慎罰而不敢濫仁愛忠厚有以爲四方之體其建官也六卿分職其制刑也三典誥姦田賦有

鄉遂都鄙之殊軍賦有鄉遂丘甸之異語禮樂則五禮以節民性六樂以和民聲語教化則三物以興賢能四術以造俊秀制度之備又何如也周之治安何莫而不本于立法貽謀之善乎下逮漢唐宋創業之君非不欲制治如三代也但其法有未善耳漢之高帝大封同姓委任大臣以規模爲紀綱約法順民掃除煩苛以寬仁爲統體命蕭何次律令命叔孫通制禮儀章程定于張蒼軍法口一韓信燭以貽謀者又有制度矣然大綱雖正而終不能無雜霸之非大體雖寬而卒不能除慘夷之令庶事草創而井田不復學校不興禮文多闕而正朔不改官名不定則其法不能以皆善也唐之太宗除亂致治四夷賓服庶乎知立國之紀綱屈已從諫仁心愛入庶乎知爲政之統體以職事任官以尊本任衆以租庸任

民以府衛任兵禮制于房玄齡樂作于祖孝孫六學有領五
刑有覆所以貽謀者又有制度矣然內多慚德有夷狄之風
漸不克終來諍臣之疏法度之行禮樂之興擬之先王未備
田疇之制庠序之教擬之先王未詳則其法不能以皆善也
至若宋之太祖以忠厚庶耻爲紀綱而五事之美千古所無
以偃兵息民爲統體而五季之弊一朝頓解兩府臺諫官之
總察有方三衙四廂兵之簡閱有道幸學有贊均田有令而
教養之法可觀滯叟制禮和峴制樂韶禮樂之文可取又有
制度以貽謀矣然宗室則無選舉教訓之實宿衛則聚卒伍
無賴之人官司之謀試不嚴學校之作成無要兵士每雜于
疲老農民常苦于征徭其法又豈能盡善哉由是觀之則
聖策所謂紀綱統體制度得失之詳可得而知矣臣請以守之之

勤言之夏商有履違命之時三正忌棄五行感侮禹之法不
能無偏而不起之處也啓則敬承繼禹之道而奮勵有爲與
滯補弊召六卿以行天討申賞罰以肅人心卒使民被先王
之澤而謳歌有歸有夏盈成之治以勤而保矣商自盤庚既
沒之後刑賞濫荆楚叛背湯之法不能無偏而不起之處
也高宗則監于先王成憲而奮勵有爲與滯補弊求良嗣以
代王言哀剝旅以昭殷武卒使民被先王之澤而小大無怨
有商盈成之治以勤而保矣至若周自厲王之烈小雅盡廢
而四夷交侵上帝板蕩而下民卒瘁文武之法不能無偏而
不起之處矣宣王由是奮勵有爲與衰撥亂車攻徒古明文
武之功業六月出師復文武之境士卒使王化大行流離還
定周之盈成何莫而不保于興滯補弊之勤乎下逮漢唐宋

守成之君非不欲保治如三代也但其勤有未耳漢之宣帝
光武庶幾法祖之君也或承武昭虛耗之弊而綜核名實信
賞必罰伸威北狄功光祖宗或鑒西京不兢之禍而明慎政
體總攬權綱身致太平恢復前烈其興滯補弊之功烈有可
稱者惟夫神禹之後頗尚荒唐建武之中竟行封禪則其勤
有未至焉唐之玄宗憲宗庶幾法祖之君也或革前朝權威
之弊而勵精政事開元之際幾致太平或懲德宗姑息之禍
而總攝綱維張元和之物威令復振其興滯補弊之功業有可
稱者惟夫天寶之末嗜慾滋生平蔡之後侈心遽動則其勤
有未至焉至若宋仁宗承宮闈更政之後裁抑僥倖銳意太
平神宗當熙朝委靡之餘勤儉有為勵精求治亦可謂善法
祖宗而興滯補弊之功業有足稱者惜夫一則仁柔有餘而

剛斷不足一則言太廣而進入太銳其勤又豈能至哉且
是觀之則

聖策所謂奮勵有為功業可稱之實可得而知矣夫抵三武之法
盡善盡美故其子孫有所據依而為治也坊至于政嚴然後
變其小節而其大體卒不可易漢唐宋之法不過因循就簡
以苟一時之近功其善者常寡而不善者常大立之未幾而
弊已隨之後世之君區區修補百孔于瘡隨亂隨失雖欲言
治皆苟而已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混一區宇建制垂憲而法之貽于後者至精而至備
太宗文皇帝定鼎兩京訂諱定命而法之光于前者愈盛而愈彰
請舉其大者言之

宮闈雍肅而無出闕之言左右忠勤而謹戴盆之戒任府部為

朕肱而事權不紊倚臺諫為耳目而國論有歸

宗子分封以廣維城之助三司並置以革藩鎮之專申明典常
而有以正天下之大誼誅逐胡虜而有以嚴天下之大防則
紀綱之善無異乎三代矣治本人情而廣孝弟之化仁同一
視而無南北之殊施猛政以濟寬用重典以平亂惠鮮鯨鯢
貪墨之加害者必懲懷保小民豪強之凌暴者不貸則統體
之善無異乎三代矣至若審官立銓選考課之方育材設學
校科目之典財以足國而賦稅漕運有其經兵以衛民而春
上分屯有其備禮儀有式宴享有章而和敬之風以著令教
于先律齊于後而欽恤之意攸存則制度之善又無異乎三
代矣

祖宗之所以創業者其法既善自是而後若

仁宗昭皇帝之勵志圖治推誠任人

宣宗章皇帝之修武修文五倫攸叙

英宗睿皇帝之乾剛獨斷克復舊物莫不以勤而繼守之傳至
陛下文能紹

列聖之憂勤守

祖宗之成法斯民樂育于熙皞之治者蓋已百二十年 三代治

安之長久不是過矣

聖策乃謂治極而弛理勢自然

祖宗之良法美意豈能悉祇承而無弊臣知此固

聖人憂勤不已之心臣敢不俯陳狂直以副

聖心之萬一乎臣惟法之立也本無不宜法之行也始有其弊因

其弊而救之則存乎其人古人有言曰救弊者莫如修德又

曰救弊者莫如責實臣愚竊謂今日救時之急務亦惟修德
責實益致其勤而已蓋德者法之本也德之修萬一有不慎
則其流之弊必至于縱欲以敗度譬之人傷其氣而寒暑易
侵木傷其根而風雨易折法雖具也亦徒法而已矣實者名
之主也實之責萬一有不覈則其流之弊必至于欺謾以成
風譬之搏土為舟不冰以利涉畫地為餅不足以充饑名雖
美也亦虛名而已矣故以舜之重華協帝而伯益猶以罔失
法度為言以舜之庶績咸熙而皋陶乃以屢省乃成為戒政
以無虞之世其修德責實之功不可少息耳今

陛下防非窒欲恪守舊章任賢使能大明黜陟所以修其德而責
真實者固不可以有加矣而臣子之心每以有加無已而望
陛下此臣所以拳拳以勤為獻也况我

祖宗之法莫

以勤而創之臣嘗觀

祖宗之論近

曰朕念創業之艱難日不暇食夜不安枕又曰

人君日一萬幾怠心一生則庶務壅滯其怠不可勝言又曰
天下之大庶務之繁豈可使須臾怠惰一怠惰則百度弛矣
凡此皆勤之準的也

陛下既知惓惓以法

祖為念又可不法

祖宗之勤乎臣請以勤之說為

陛下別白而重言之夫君者天也天惟聰明剛健動而不息是以
其光為日月其文為星辰其威為雷霆其澤為雨露而萬物
之宰于動者各得其職天之行也一息有不繼則運動無常
而不能以宰萬物矣人君之御天下以其能憲天聰明體天

剛健而倦倦焉勤勵不息也一或怠焉則德有不修實有不
責先王之法委靡廢弛日趨于弊而已又安能保天下之治
哉臣願

陛下所其無逸用或不勤憲天之聰明以為聰明體天之剛健以
為剛健一念之萌必謹而察之曰此于吾法得無有所害乎
一令之出必反而思之曰此于吾法得無有所紊乎無所害
也無所紊也然後從之不然不敢從也如是則人欲淨盡天
理昭融

聖德益修而所以救弊者有其本矣由是條天下之事其大者有
幾表天下之人其可用者有幾雞鳴而起曰吾今日為某事
用某人他日又曰吾所為某事其事果濟矣乎所用某人其
入果才矣乎事果濟也入果才也然後已之不然不但已也
如是則為之而成革之而服名實相須而所以救弊者有其
要矣

陛下下是二者果能倦倦焉不違于心則勤之實以盡內外百司
羣工庶職孰敢不仰體

陛下法

祖之心會屬熙載恪守

典訓而慎行之乎以是守

祖宗之紀綱必能開泰正之門杜羣枉之路威福徇以專而無侵
撓之患政事得以修而無阿私之失以是守

祖宗之統體必能存仁厚之風行寬大之政垂旒黻而黜其聰
明臧垢納汙而務于包涵以是守

祖宗之制度必能惜名器公用舍以精吏治必能重師儒慎科貢

以正士風理財也必能罷無名之征停不急之務用兵也必
能稽私役之卒悠賄求之將禮樂則必能革奢僭之習攻滯
哇之聲刑政則必能除慘刻之科重威富之罰將見滯無不
興弊無不補今日之急務無不治良法美意可以祇承而無
偏失不舉名存實爽之議由是而吏稱其職由是而民安其
業由是而中國尊而四夷服由是風雨時而嘉祥至凡
陛下所期無不如志可以保盈成于萬世之乂可以躋至治于三
代之上矣區區漢唐宋之功業烏足言哉

陛下所以策臣者大畧如此而于其終復

策之曰諸生學古通今有志于用世者其各直達以對無有所
隱且寵之以

朕將親覽之一

陛下生成之德沐

陛下教養之恩學雖不足以通今而志于用世也又矣今幸一登
文石之陛涉

赤墀之塗承

問而對臣之職也直言無隱臣之忠也况

陛下導臣而使之言哉臣復有一言以爲二

陛下獻者惟欲

陛下終始此勤而已昔周公之于成王有無逸之戒宋璟之于古

宗有無逸之圖二臣之言初非有異二君之治乃有不同蓋

成王聽周公之言而無間故卒致鳧鷖之休玄宗用宋璟之

言而不終故卒成天寶之禍是則人君之治莫不興于勤而

廢于逸人君之勤鮮克善于始而慎于終此前代章灼著明

之效有國者不可以不慎也伏願

陛下以成王為法以玄宗為戒以臣之言為不欺慎終如始不敢

逸豫則

祖宗之法有不難守天下之治有不難保矣惟

陛下留神省覽果如

聖諭則臣之幸也

宗社之福也天下萬世無疆之休也臣干冒

天威不勝戰慄之至臣謹對

甲辰科成化二十年

皇帝制曰朕聞治道之要有三曰立志責任求賢古帝王心法相

傳理欲明辨建官分職賢俊畢登于斯三者無不至矣其君

臣之間所以交相傲畏與其事功之詳治化之盛可歷言歟

後世願治之君孰不以唐虞三代為法然究其實不能無疑

石渠講經連屏書事崇儒有論鑒古有記立志篤矣何躬修

玄默質任自然者治效獨優歟公卿省寺兩府臺諫兼攝有

宜總察有方責任當矣何日不暇給後已利物者功業獨盛

歟郡國公府皆得薦士四科九品隨材甄擢舉賢博矣何杖

策相從躬駕枉顧者得人獨異歟之數君者其所建立施為

果皆本于傲畏所致抑亦隨其才力所就而然歟迹其事功

治化視唐虞三代可能企及否歟朕嗣守

祖宗鴻業夙夜祇勤惟恐制治保邦未盡其道期于小大庶官咸稱厥任窮陬蔀屋罔有遺逸如古帝王熙皞之世果何修而致是歟諸生博通古今之學明習齊時之務其叅酌內外本末悉心以對毋徒膠于見聞而為故常之論朕將資以裨治焉

臣李旻

臣對臣聞帝王之為治有先務焉有大本焉不知先務則設施無序不可與論先治之道不知大本則趨向多端不可與論先務之急立志責任求賢為治之先務也三者之中立志為大本苟志既立則無不可為者責任而任得其當求賢而賢得其人施于為治之道無所往而不達志苟不立則中無定見雖責任而用非其人雖求賢而舉非其賢如是而欲求天下之治憂憂乎其難矣故臣以三者為帝王為治之先務而立志焉者又出治之大本也欽惟

皇帝陛下稟聰明睿智之資備剛行中正之德道已至矣而猶以為未至治已成矣而猶以為未成乃進臣等于

廷親試策問諷治道首舉立志責任求賢三事為言既羨慕乎唐虞三代事功治化之美又及覆乎漢唐宋諸君建立施為之異末乃慮夫制治保邦猶未盡其道小大庶官或不稱其任窮陬蔀屋或尚有遺逸而期如古帝王熙皞之世

伏願

陛下之淵衷信乎大有志矣持此以往可以為有為可以恢弘祖宗列聖之業可以比隆唐虞三代之盛而陋漢唐宋于不為矣尚何待于臣言哉然臣素所蓄積欲陳一得之愚于

丹陛之下亦已久矣矧茲特承

下間敢不殫厥心思以對揚千萬一耶竊惟唐虞三代之治
祖宗列聖之法布在方冊無不可舉然非志向之定不能舉而行
也雖有其志非責任得人其孰承而行之責任雖當非得賢
爲用其孰布之天下乎古昔帝王若堯之授舜曰允執厥中
舜之授禹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禹之克勤于邦克儉于家
湯之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文王之緝熙敬止武王之建其有
極其心法相傳理欲明辨志之立也可謂至矣堯之于舜
之于禹禹之于伯益湯之于伊尹仲虺文武之于太公周公
或使之宅百揆或付之以國政其責任何其專耶堯之明揚
側陋舜之登庸元愷禹之庶明勵翼湯之立賢無方文武之
先後奔走同心同德或鄉舉里選之有制或俊選造進之殊
升其求賢何其盛耶以堯舜禹湯文武之聖而其立志責任
求賢也既已篤志而無歉矣其在當時君之于臣曰予遭汝
弼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曰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其所
以儆畏乎其臣者惟恐其或怠臣之于君曰慎乃在位曰儆
戒無虞罔失法度曰夙夜罔或不勤其所以儆畏乎其君者
惟恐其或驕以唐虞三代之際君臣之間交相儆畏又如此
是以語其事功則敬敷五教播時五穀地平天成禮備樂和
人紀之肇修彞倫之攸叙事功之美無以加焉語其治化則
五典克從百揆時叙四方有風動之休比屋有可封之俗山
川鬼神亦莫不寧鳥獸魚鼈亦得咸若治化之盛又何隆也
逮夫後世願治之君皆欲效法前古究其爲治之實不免有
可疑者漢宣帝講五經同異于石渠之閣唐憲宗書君臣行
事于座右之屏宋真宗崇儒之有論仁宗鑒古之有記似乎

有立志矣然而宣帝其于雜霸憲宗惑于異端真宗有天書之偽仁宗少剛明之資其所謂志者不過言語文字之間而已惟漢文帝躬修玄默宋太祖質任自然雖若無所見其志然一則鑿七秦暴虐之餘治先恭儉一則懲五代猜忌之弊弭亂未然其識見定而如此治效之獨優豈不宜歟漢以丞相大司馬御史大夫為三公九卿則太常光祿衛尉太僕鴻臚少府司農宗正廷尉是也唐以尚書中書侍中為三省九寺則太常光祿衛尉宗正太僕大理鴻臚司農太府是也宋之中書省樞密院謂之二府臺諫則御史臺諫院是也位秩既列職守斯存或兼其官或攝其事而各隨所宜或總其綱或察其失而各盡其道似乎能責任矣然而三公無論道之實九卿多冗曠之負甚至兵民之不相關名實之不相稱其所謂責任者不過制度文為之末而已惟漢高帝日不暇給唐文皇役已利物雖若任已而不任人然一則蕭曹當相國之責良平受腹心之託一則房杜任謀謨之寄王魏擅諫諍之名其責任有實又如此功業之獨盛詎不信歟漢之郡國舉士大槩有三一曰賢良方正二曰孝廉三曰博士弟子幹佐曹吏拔于州縣然後辟于公府公府舉為曹掾然後用于朝廷武帝時有四科以選士以德行為高妙志節清白為一科學通行修經中博士為一科明習法令足以決疑能按章覆問文中御史為一科剛毅多果遺事不惑明足決斷才任三輔縣令為一科魏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區別人品第其高下言行修著則進之道義虧缺則降之夫郡國公府皆得薦士舉賢之途寬矣四科九品隨才甄擢用人之法

審矣求賢如此似乎能得賢矣然而有中正則寒素不得進
有資格則豪傑不得伸或未察文行而先世系之察或不求
德業而惟身言之求其所謂求賢者不過常調之流而已惟
漢光武之于鄧禹杖策軍門數言而合幾于文王之得太公
漢昭烈之于孔明躬駕茅廬三顧而起幾于成湯之求伊尹
求賢若此得人之獨異又何怪歟之數君者其于建立施為
固非尋常可及然推本言之亦皆隨其材力所就而然耳若
其儆畏之志或暫存而即亡或始勤而終怠君之所以用其
臣惟因材以備任使而非有一體之誠臣之所以事其君惟
隨時以就功名而非有格心之學宜其事功之早治化之淺
漢止于漢唐止于唐宋止于宋而終不能企及于唐虞三代
也惟我

祖宗列聖創業守成皆以帝王為志而責任求賢皆以帝王為法
于斯三者無不至焉其事功治化固非三代以下之可及矣
仰惟

陛下繼承丕緒二紀于茲恪守成規一動不苟于斯三者豈有不
至哉然猶慮夫制治保邦未盡其道者此固

聖志之發見也臣願

陛下堅持此志朝兢夕惕以聖人之言為必可信以帝王之政為
必可行省察于念慮之微儆戒于言動之際體乾道之至健
同天運之不息不狃于近規不惑于眾口求所以制治保邦
之本何在也必如堯舜之執中禹之勤儉湯之義禮文王之
敬武王之極必期致天下如唐如虞如三代之時而後已古
人有言功崇惟志又曰有志者事竟成志誠立矣何慮乎制

治保邦之未盡其進耳乃言其于庶官咸稱厥任者此則在為上者責任何如耳臣願

陛下先責任乎大臣咸與之為一體任股肱之寄者使各盡其職任心膂之托者使各盡其忠待之以誠禮之必厚言無不聽計無不從不為謗譖之所間不為邪佞之所移必如唐虞之于舜禹三代之于伯益伊呂責任之而無二焉古人有言任賢勿二又曰尊賢使能後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于其朝任得人矣何患乎小大庶官之弗稱厥任耶所謂期于窮陬鄙屋罔有遺逸者此則在為上者求賢何如耳且願陛下專心致意博訪廣詢以求賢為事以得賢為期或揚之于側陋不以疎而遺棄或舉之于世族不以親而避嫌大臣之推賢援能者旌賞之所司之蔽賢自任者疎斥之必如堯舜之咨舉禹之俞受湯之好問文武之作人惟賢則舉之而無疑焉古稱萬邦黎獻共惟帝臣又曰野無遺賢良在求之者有其道也誠求賢矣何患乎窮陬鄙屋之尚有遺逸耶曰立志曰責任曰求賢雖有三者之分其實皆在陛下之志所向而已

陛下試日省之外而

朝廷內而宮壺又密而隱微之間此志之存果無一息之少懈乎一或少懈則取人之則有失雖欲責任而任或匪其人矣責任之重大而臺省近而館閣又切而侍從之臣試日察之果無一人之不稱者乎一或不稱則不免有蔽賢之失雖欲舉賢而賢者不為之用矣誠使吾志立而責任必得其人責任當而賢才皆樂于用自此而興學校則教化無不行自此

而勸農桑則田野無不闢簡軍旅而武備修寬賦稅而倉廩
實興利除患之方備災禦患之法安國養民之術皆可以次
第行之舉而措之不患于不達也是則治天下之要固在于
求賢而求賢之方必先于責任所以爲責任之大本則在于
陛下之心志也然欲立之志又豈待他求哉臣伏觀

聖論理欲明辨也交相儆畏也即此乃立志之機而其用功則在
于學問之間書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詩曰日就月
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仲虺之誥成湯曰能自得師者王傳說
之告高宗曰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孔子大聖人也猶
曰我學不厭衛武公年九十五矣猶曰使人儆戒于其側矧夫
人君之尊九重深嚴萬幾繁夥公卿輔弼不能以常接法言讜論
不得以常聞惟潛心于學問留神于講讀雅言大學而篤正

心誠意之功博求經史而盡人情事變之詳于以開發聰明
而涵養德性于以聞所未聞而見所未見天理由是而益明
人欲由是而益消儆戒之念不忘于心胸宴安之私不形于
動靜則志不待立而自立心不待存而自存責任必得其當
求賢必得其人心即帝王之心道即帝王之道無爲之事功
熙皞之治化自有不負所期而不違所願者矣臣章句迂腐
草茅賤士雖不能通于古今之學明人濟時之務亦不敢膠
見聞之陋爲故常之言以干冒

聖聽然而陳堯舜之道盡忠愛之心則固臣之素志也伏望
陛下俯垂採擇而加之意焉則斯世斯民何其幸即臣不勝悚懼
之至臣謹對

皇矣如士獲不謂能于古今之變良人者有... 名不虛傳... 然則之欲不自其不為彼彼而不... 策之必其入以明帝王之... 人浴由我而盡... 而西秦... 幸丑科成化十七年

幸丑科成化十七年

皇帝制曰朕奉丕圖究維化理欲追三代以底雍熙不可不求定論焉夫三代之王天下必有紀綱法度然後可以言治而議者乃謂三代之治在道不在法豈法無所用手聖王立法必有名以表實然後可以傳遠而議者乃謂三代之法貴實不貴名豈名非所先乎治不在法則繼以仁政之說似矣法不貴名則入也正名之說似迂二者將何所從也嗣是稱治者莫過于漢唐宋漢大綱正于父子君臣之道蓋得矣而其治何以不能繼夫周七制之君知重道者孰優乎唐萬目舉如何賦兵刑之法近實矣而其治何以不相遠于漢三宗之亦能守法者孰賢乎至宋則大綱正萬目未盡舉似于唐不及然又謂其家法有遠過漢唐足以致太平者八事而并指其

君之賢其說又何所據也夫法不徒行名不苟立古之人必有處乎民者而後世獲效之不同于彼何也茲朕于道必欲探其精微之蘊于法必欲參其制作之詳于所謂名與實者必欲考求三代之所以相須而治漢唐宋之所以不相須而治不古若者庶幾取舍明而躋世雍熙可期也諸生學古通今出膺時用必審知之矣其各殫心以對毋泛毋畧朕將采而行焉

臣王華

臣對聞人君之治天下有體焉有用焉體者何道是也用者何法是也道原于天而不可易所以根抵乎法者也法因乎時而制其宜所以品節乎道者也道立而法未備則民生未遂民患未除未足以言治法具而道有未立則綱常淪教風俗頹靡又奚足以爲治哉故善爲法者不徒恃乎法以制天下之人要必本于道而善爲法者不徒徇乎名以誣天下之人要必求其實焉夏商周之所致天下于大治者以其有得乎此也漢唐宋之所以治不古若者以其胥失乎此也然則

今日欲究化理而求定論亦惟遵三王之道行三王之法務使全體大用之畢舉而陋漢唐宋于不爲可也豈必外此而他求哉書曰鑒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此之謂也欽惟皇帝陛下睿智聰明根于天性寬仁莊敬見于躬行丕承一祖四宗之鴻圖默契二帝三王之心學涵養深而天理明歷閱久而世故熟是以十有八年之間

聖德日新治效日隆誠可謂

狀元策

卷二

一

大有爲之君不世出之主也然猶不自滿段廼于
萬幾之暇

廷集諸生諏咨治道且欲求一定之論以追三代之隆臣有
陛下是心其即古帝王好問好察謀及士庶之心也臣以草茅之
微獲與諸生之列仰承

明詔敢不俯竭愚思茂明

大對以少裨萬分之一乎臣竊惟治之體本于道治之用存乎
法法之行必有其名而名之立必有其實人君所以持一定
之論而致雍熙之治者端在于斯矣且道莫大于綱常法莫
大于田賦兵刑三綱不正不足以言道四事不舉不足以語
法臣請先以家喻之今有鉅室焉父慈而子孝夫義而婦聽
其家道正矣然而耕耨失其時收歛無其術仰不足以事父

毋俯不足以玄妻子或門庭之寇不能禦或奴隸之肆無所
懲如此而謂之家齊不可也其或家給人足今行禁止而父
子夫婦之間或有所歎如此而謂之家齊不可也又或事事
而爲之名以聳人之觀聽而求其實則泯然無蹟之可舉如
此而謂之家齊可乎家之與天下勢不同而理同道也法也
實也名也誠可相有而不可相無也昔者三代之正天下蓋
有法以輔其治非專恃乎法也蓋有名以表其實非徒徇乎
名也臣請畧舉其槩如咸則三壤以制井田差爲九等以定
貢賦六師以征不序三千而有贖條此有夏治天下之法也
八家各授二區以爲私田八家同養公田以給賦稅設六軍
之制制風愆之刑此有商治天下之法也詳之爲井牧溝洫
而田有所分織之爲九府圜法而賦有所統司馬掌九伐之

法以正邦國司寇掌五刑之制以糾萬民非成周治天下之
法乎其制田賦也實足以裕民而足國其制兵刑也實足以
禦亂而禁奸豈徒爲虛名而已哉矧禹之治本于祗台德先
而率由典常則其法有道以爲之體故能文命誕敷以臻聲
教四被之治湯之治本于克寬克仁而肇修人紀則其法有
道以爲之體故能表正萬邦以成兆民允懷之治文王純亦
不已而茲迺彝教武王建其有極而重民五教則周之法亦
有通以爲之體此所以致有夏修和四海永清之治也宋儒
羅從彥謂三代之治在道不在法三代之法貴實不貴名益
言法之不可以離道名之不可以失實耳夫豈謂法無所用
而名非所先乎三代而後稱善治者莫過于漢唐宋若秦隋
下季之流皆無足齒矣漢高祖用三老之言而發義帝之喪
赦季布之罪而戮丁公之叛則君臣之義以明因家令之言
而尊禮太公高四皓之名而割愛祗席則父子之倫無失是
大綱正而道得其槩矣惜乎規模雖宏遠而多襲嬴秦之舊
詩書之不事而未脫馬上之習故其時去成周雖未甚遠而
田賦兵刑之類多缺典矣果能如三代之制道法無資者乎
漢有天下歷年四百高祖而下若文帝之躬修玄默武帝之
雄才大畧宣帝之信賞必罰光武之沉發先物明帝之遵守
成憲章帝之寬厚長者亦皆一世之賢君王通取之爲七制
宜矣然以重道言之則聖賢大學之道槩乎其未之有聞
未敢必其爲孰優此漢之治所以止于漢也唐太宗制口分
世世之田租庸調之法彷彿乎先王田賦之遺意定上中下
府兵之制五覆奏三訊之刑依稀乎先王兵刑之舊規是萬
狀 元 策 卷 二 卷 二

目舉而法近乎實矣惜乎制度雖益詳而不能自身推之于家紀細雖益密而不能自家達之于國故其法視而漢雖若過之而父子君臣之間多慚德矣果能如三代之法名實相須者乎唐有天下傳世二十太宗而後若玄宗之削平內難勵精政事幾致太平憲宗之剛明果斷能用忠謀克除僭叛亦皆繼世之令主史臣取之爲三宗當矣然以守法言之則二帝三王之法遜乎其未之能及臣未敢必其爲孰賢此唐之治所以止乎唐也逮宋寧之興太祖開基事周后知母愛少帝如子散朴不施于後陛罵辱不及于公卿慈闈一言載在金匱舍之弟付托得人其大綱可謂正矣但其兵雖有三衛四廂之制而不足以禦外侮刑雖有折杖常刑之典而不足以禁奸吏天下之田雖二十稅一而未能合乎井牧溝

洫之制役民之法雖因乎唐制而未若租庸調法之詳其真目則未盡舉也夫大綱雖正萬目未舉似于唐不及也而其家法之善則有過于漢唐者焉呂大防嘗言前代人主朝見母后有時祖宗以來朝夕皆見此事親之法也前代大長公主以臣妾之禮見仁宗以姪事姑此事長之法也前代宮闈多不肅入朝宮禁嚴密此治內之法也前代外戚多預政事本朝不許與事此待外戚之法也前代宮室多尚華侈本朝宮殿止用赤白此尚儉之法也前代人主在宮禁出輿入輦祖宗步自內庭出御後殿此勤身之法也前代人主在禁中冠服苟簡祖宗以來燕居必以禮此尚禮之法也前代多深于刑刑惟本朝臣下有罪止于罷黜此寬仁之法也凡此八事信乎家法之過于漢唐矣太祖而下如太宗之恭儉好文

真宗之寬仁慈愛仁宗之力行恭儉英宗之優禮大臣庶幾其賢者歟惜其仁厚有餘而剛斷不足此宋之治亦止于宋而已夫法非自行必本于道而後行名非自立必有其實而後立古之人皆有以處乎此而後世獲效之不古若豈非以其或有體而無用或有有用而無體歟洪惟我

朝

太祖高皇帝創業垂統用兵變夷大誥申明五帝之義律令詳著萬法之條養民有田足國有賦禦暴有兵禁奸有刑大綱畢正萬目具舉其

弘謨丕範誠足以超越三王垂示萬世矣

列聖相承重光繼照至于

陛下祖述憲章克前烈大孝尊

慈極彛倫攸叙下疏愛于

天潢分田賦民惟

祖宗之成憲是遵練兵田刑惟

祖宗之舊典是式總萬善于一身光百王于千載其于道法兼資之要名實相須之義固已洞燭于

淵衷矣然于道欲探其精微之蘊于法欲參其制作之詳于所謂名與實者欲考求三代之所以相須而治後世之所以不相須而治不古若者臣以為此無他在

陛下一心轉移間耳蓋人之一心至虛至靈所以具衆理者在是所以應萬事者在是但為氣稟所拘物欲所蔽其全體大用始有不明矣

陛下誠能先明諸心復其本然之正去其外誘之私不爲後世駁雜之政所牽滯不爲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惑則于道也必能探求其精微而見于日用彝倫之間莫不各有以盡其當然不易之則矣于法也必能參詳其制作而形于紀綱法度之際莫不皆有以成其巍然廣大之業矣至于考求其名實則知夏商周之精詳非若漢唐宋之濶畧而其得失之際又豈待辨而明哉程子曰必有關雝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是知道與法必兼資而後可以言乎治孔子曰君子名之可言是知名與實必相須而後可以傳諸遠然則道與法兼資名與實相須孰謂不存

陛下方寸間耶雖然人君之治固本于一心而正心之要尤在于意誠大學曰欲正其心先誠其意便意有不誠則無以正其

心而堆于治矣臣願

陛下窮理以致其知存誠以立其本而凡一念將發之頃必察其大理人欲之幾天理耶必循之而造其極人欲耶必遏之而絕其根

大廷廣衆之中固此誠也深宮燕閒之地亦此誠也念念相承無少間斷則一理渾融

萬幾密勿將見体用兼全本末日舉

陛下今日之治道與三王同一道心之精微

陛下今日之治法與三王同一時中之妙用而盛治之效亦將與三代比隆矣區區漢唐宋之治何足言哉昔宋儒朱熹入對有戒其勿以正心誠意之說進者熹曰吾平生所學在此四字豈敢隱默以欺吾君臣嘗誦此以自箴警今承

明詔故于篇終直舉所得于學者以為獻亦何敢自負所學以欺吾

后父耶臣不勝惓惓之至伏惟

陛下留神察焉則天下幸甚萬世幸甚臣謹對

伏惟陛下聖明之中國其始也聖賢之世亦一治也今臣聞
大聖入於天運而必前之而盡其入於天運而必前之而
曰下節世以難其以立其本而以一念漸變之其必為其
以而後下世矣

戊戌科成化十四年

皇帝制曰朕聞昔者三代聖王之化成天下各有所尚夏忠商質
而周文也享國既久其蹟可指言乎生民以來稱至治必曰
唐虞三代今止言三代而不及唐虞者然則唐虞獨無所尚
乎史謂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春秋變周之文從商之
質豈時然乎質法天文法地果然否乎漢損周之文用夏之
忠有所據乎唐宋二代歷年亦久有定尚乎我

太祖高皇帝肇造洪業變夷為夏重修人紀再整衣冠有功于
天地大矣

太宗文皇帝纂紹大統中靖家邦
列聖相承益隆治教百餘年來海內漸摩仁義之澤厚矣其所尚
可名乎若名曰忠民情猶變詐而多訟非忠也若名曰質民

伏惟陛下

用猶奢靡而踰分非質也若名曰文民俗猶粗鄙而鮮禮非文也名既不可然則今之世其如唐虞之無所尚乎朕欲移風易俗去其所謂忠質文之弊悉囿斯人于皇極之中行之自何始予諸生明經待問久矣茲咸造于廷詳著以獻朕將親覽焉

臣曾彥

臣對臣聞帝王之致治同一道帝王之行道同一心蓋萬古一道千聖一心也孰謂帝王之致治有不同道而其行道有不同心者乎道之大原出于天其全体具于吾心其實用散于事物千聖由之而無外萬古行之而無弊但其繼世有治亂而道不能無變同繼治世者道固不容于不同矣繼亂世者可容不變以救弊而求歸于同者哉若堯舜禹之禪受而無所變更固同此道同此心也湯武之弔伐而有所損益亦同此道同此心也漢唐宋之戡亂而治終不古若者庸非此道此心有所未純或善而不能守弊而不能救者歟然則有天下者正心以端天下之本行道以濟天下之用則治可以興弊可以救俗尚可以移易而囿斯世于

皇極之中追唐虞跡三代陋漢唐宋于不為端在此矣仰惟皇帝陛下稟聰明睿智之資備中正仁義之德運乾剛而獨斷普離明而畢照遠宗帝王之道近守

祖宗之法道已至而猶以為未至治已臻而猶以為未臻乃特進

臣等于

廷降賜
明詔首問唐虞三代暨漢唐宋之俗尚次及方今民俗不淳之

故且責臣等陳其所行之始臣有以知陛下之心思匹休于二帝三王而隆

祖宗大業于無窮也臣敢不拜手稽首對揚

休命之萬一乎竊惟聖人未生道在天地聖人既生道在聖人堯舜聖人也禹湯文武亦聖人也堯舜相繼而為唐虞聖聖相承同守一道斯時也在官咸九德之俊又在野皆時雍之黎民但見萬邦協和而已政無可救之弊但見四方風動而已俗無可更之化致治之迹譬之元氣流行渾渾噩噩機緘莫測後世雖欲強言其所尚得耶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又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歟正此謂也及乎禹繼舜而為夏亦聖聖相承同守一道斯時也猶有唐虞之遺風而無可救之弊政然當地乎天成之後事為漸繁之

良政治之興自不得不尚忠忠者渾然堅確之謂未有形質之可指如勞民至于握髮泣囚至于下車任土作貢使隨所出以貢上錫土錫姓使隨所居而別族凡其典則之貽率多出于忠誠也其後歷年四百不幸有桀廢棄五紀滅德作威夏之政于是大壞矣湯不得已起而伐夏欲續禹舊服而割正矯誣制度不得不漸趨于詳而尚質質則已具文之體而猶有淳朴之意如三風十愆官有常儆八宥九區田有定畫宗廟有頌而詞尚簡古大輅有辨而制尚渾堅凡其謨訓之傳率多出于質朴也其後延祀六百不幸有紂侮慢五行沉湎酒色商之政于是大壞矣武王乃不得已起而伐紂欲反商舊政而維新汚染制度不得不益增以詳而尚文文則事

法追王加謚以示民敬通夷頌貢以示民威邦國都鄙之歲
有教比閭族黨之時有禁銘太常以紀功生嘉石以識罪凡
其車服宮室器用之制莫不各有上下貴賤等威之詳信郁
郁乎其文也其後歷世既久不幸一壞于幽厲再弱于平王
而成周大業掃地矣夫三王之法始無有不善及其久也而
弊生焉聖王者作欲起偏而救弊必因時而制宜初未嘗號
于衆曰我欲尚文尚質尚忠也後人見其不同者有如此故
因而名之爾孔子曰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
禮所損益可知也所謂損益者亦以維持其所因者而已矣
夫豈有異道哉史遷謂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良以古
今之變極而必反如晝夜之相生寒暑之相代乃道之當然
也惟聖人爲能察其道之所在而變以救弊若周之衰文極
而弊正當救之時也而聖王不作莫能救之孔子有德無位
乃假魯史修春秋以寓一王之法如商之爵三等說者謂法
天之三光天道本下親親而質省也周之爵五等說者謂法
地之五行地道敬上尊尊而文煩也春秋合伯子男爲一也
辭無所貶皆從子四夷進爵皆稱子隱然寓改文從質之意
孔子不云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他
日谷顏淵爲邦之問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
韶舞由是觀之使聖人代周而王其所損益可知矣柰何繼
以嬴秦之強戾破壞先王之法度焚燒孔子之六經而秦亦
隨以亡矣自秦而下享國長久者曰漢曰唐曰宋皆以除暴
禁亂代虐以寬力于生民故天下歸心焉然詳諸君不知
正道之趨惟就奇簡之政百孔千瘡隨補隨漏又寧有定尚

耶董仲舒曰漢宜損周之文用夏之忠亦循環之說也漢高
帝寬仁大度而務爲簡易文帝恭儉節用而示民敦朴頗似
忠也然猜忌智術之多端其治未免于雜霸忠果安在哉唐
太宗勉行仁義而容直諫玄宗銳志勤儉而敦友愛頗近質
也然骨肉閹門之多漸其治未免于雜夷質果安在哉宋太
宗用儒臣而罷節鎮仁宗任文士而重學校君臣之間恩禮
縟繁朝廷之上議論諄復禮樂之推究道學之倡明庶乎其
尚文也然議論多而成功少僞學張而道學禁又安在其爲
文乎程伊川有言人君不爲後世駁雜之政所牽滯則志定
而治成區區漢唐宋駁雜多矣臣不欲爲

陛下屑陳之亦知

陛下之志不在于此洪惟我

日夕趨向漸乖臣亦不能保其無如

聖慮者茲欲移風易俗去其弊而還其淳夫豈有他道哉欲正萬

民必自正百官始欲正百官必自正

朝廷始而欲朝廷之正其本在

陛下一心耳

陛下之心一于忠誠而智術之不用使朝廷之上懸乎忠誠之相

孚又擇忠誠之士以臨民而欺詐者必黜則源清而流潔將

見民皆讓畔于耕讓路于行縱有無情者亦不得盡其辭矣

尚何多訟之足慮乎

陛下之心務敦質朴而奇巧之不尚使朝廷之上溥乎質朴之相

儆又擇質朴之士以養民而貪墨者必罪則表正而影端將

見民皆務本節用量入爲出縱有好侈者亦必革其心矣尚

何僭踰之足慮乎

陛下之心崇乎禮文而苟簡之不形使朝廷之上秩然禮文之攝
接又擇有禮而文者以教民而鄙陋者必去則身教者從將
見民皆興于禮而進退揖讓之有節冠婚喪祭之有儀所謂
非禮無爲也尚何粗鄙之足慮乎忠也質也文也以之相用
而不偏廢以之相濟而不偏重上行而下效世守而不失則
可以躋斯世于

皇極之中矣而曷嘗不自

聖心中來耶蓋有此心則有此道有此道則有此治有此治則無
此弊理之必然也故臣之愚斷以爲致治推行之始實不外乎
聖心也雖然人有是形莫不有是心一心之微衆欲攻之不能全
其體以擴其用者多矣所以持是心使不爲物欲所昏者其

朝

太祖高皇帝膺

天明命肇造

鴻業汎掃胡元之陋俗大興

昭代之文明立人紀于淪斃之後復衣冠于左衽之餘此與洪
之伐夏武王之伐商其救弊一也而功實倍之暨我

太宗文皇帝肅清邦家

仁宗昭皇帝綏寧海宇而繼述之功益隆

宣宗章皇帝弘敷德教

英宗睿皇帝誕布仁恩而雍熙之治益盛此又與舜之繼克禹之
繼舜同一揆也臣嘗伏觀

祚宗之時訓誥之頒仍詔旨之諄切布在天下昭如日星其教民

以忠也使之崇廉耻篤倫誼不復爲向之刻薄其教民以質也使之博信實從儉約不復爲向之僭喻其教民以文也使之習禮樂誦詩書不復爲向之粗鄙此又與孔子之斟酌損益同一意固未可以一端名也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臣請以爲

祖宗頌蓋我

祖宗之道即堯舜禹湯文武孔子之道我

祖宗之心即堯舜禹湯文武孔子之心也是以百餘年間海內承平涵育漸摩淪肌浹髓斯世斯民固宜其無不遵化矣然而陛下猶慮其變詐多訟之非忠奢靡踰分之非質粗鄙鮮禮之無文此固

陛下不自滿假望道未見之盛心也然民心有欲萬一不齊承平

要又在于敬乎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也堯之允恭舜之恭已禹之祗德湯之聖敬文王之敬止武王之肅將凡聖人之持心必自敬始易所謂乾乾書所謂精一詩所謂思無邪禮所謂毋不敬凡聖經之垂訓未始不丁寧于此也伏望陛下靜而敬以存養此心之體動而敬以察此心之用不二以二不參以三不東以西不南以北

大廷如是深宮如是大政大事如是微言細行如是使人欲日淨天理日明則心無不正而道從此出由是應事而事無不當由是處物而物無不宜民生由是而益厚風俗由是而益醇華夷蠻貊由是而益率俾四時五行由是而益順序五岳四海由是而益效靈曠世之祥諸福之物由是而無不臻矣此則臣之所拳拳深望于

陛下者

陛下策臣等而于篇終有曰子諸生明經待問久矣茲成造于廷

詳著以獻朕將親覽焉其所以期待臣等可謂至矣臣受

國家生成之德荷

國家教育之恩平昔所講者堯舜禹湯文武之道所明者易書

詩禮樂春秋之經忠君愛國

君愛國懇懇之心素所畜積然也今日幸奉

大對不敢曲引泛說謹述二帝三王六經心法之要為終篇獻

伏惟

陛下不厭為迂濶之常談而

垂意焉則天下幸甚臣于冒

天威不勝戰慄之至臣謹對

